

请为我加油

◎ 童双攀

大清早外出,天气晴朗,驾着小摩的飞驰过陶瓷街,过西门十字路口,经过坪埔摩天轮的时候,突然“嘎”的一声,车子熄火了,点了几下火,怎么也无法响起突突突的声音。

我确定是没汽油了,伸手去拨车座下的备用油开关,目光定在了开关上,心随之下沉:备用油开关已是启用状态。完了,空空如也——油,我需要油,谁为我加加油?

我挪动车子,把它停靠在路旁,首先考虑去找朋友救急——他家就在一公里之内,而且驾驶的跟我一模一样的车型。我暗自庆幸是在这个地方抛锚,一边拨通了对方电话。

“喂——”

“嗨,睡醒了吗?”时间七点二十左右,我笃定对方还在床上呢。

“已经在厂里啦,什么事?”

“车没油了,救急一下。”对方的回答出乎意料,但我还是得把问题提出来。

“唔……我一时还走不开——要不,我帮你问一下其他人?”朋友显得有些无奈。

“好吧。”我也无奈,虽然前面加油站距离不足五百米,但有一段上坡路,推上去非得让我出一层油不可。

等了三五分钟,心里有些急躁:等一下还要赶回去送娃上学,不行,必须尽快!

我必须寻找,一个能能为我加油的人。

先寻个盛油的吧,最后只找到个一次性塑料杯——装一点油够我驶上那个陡坡就可以了。

我瞄上一个推车卖水果的小摊贩:讲普通话,听口音不是本地的,她驾驶的是一辆三轮摩托车。

做生意,讲究的是交易,找她加油就得给钱。我打定主意,向她提出了要求。那阿姨五十多岁,笑容满面的,倒是热情,说着“可以可以,但我也不知道咋弄,你自己看看”。我走到车旁,在车座下左寻右觅,却找不到可以插拔的那根输油管,只好作罢。

对和善的阿姨苦笑一下,谢绝了她“推车到加油站”的建议,我继续寻觅下一位能能为我加油的人。

远远的,斑马线对面,我看到一位年龄和我相仿的小伙子驾在“太子”上和一个人聊天,

我赶紧跨越斑马线,走到这位兄弟面前,毕恭毕敬地提出我的要求。

“不要!”这位兄台继续笑意盈盈,却回答得干脆。

“只要一点点……备用油用完了……能到前面加油站就行……”我语无伦次。

“不行!”没有任何余地。我想,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,他那笑脸之下长着一颗多么防备的心啊。

视线继续扫描,越过马路,看到了对面超市门口停留的好几辆“太子”,大喜过望!来不及跟刚才的兄台说“再见”,即刻奔往对面。车主们或许还在超市里买菜,我耐心等待着。

终于,一位五十多的大哥出来了,看起来面目和善,我赶紧上前,挥着手中的一次性塑料杯,告诉他我只要那么一点点油,他的回答让我如释重负如沐春风:可以!

我视线忙不迭到那座椅下寻觅,这位大哥主动上前,先指导我把油门开关拧上,把油管拔出,再打开开关,那清澈透亮的汽油“刷”地从管道里射出,以一个优美的弧度,柔柔地流入我准备的小杯子里,真是一道美丽的彩虹——虽然没有五彩缤纷!

装了五分满,我“吱”的一声把开关扭上了。“那一点点够?”大哥关切地说。

“够了,够了,只要车能发动走上那段陡坡就够!”我感动得几乎快哭出来。

然后,我千恩万谢和大哥道别,双手捧着装油的小袋子,小心翼翼过马路,到我车旁,拧开油盖,又小心翼翼地倒,瞬间有一种重生之感。

拧上油盖,坐上车子,发动,发动,再发动,如是再三,车子终于顺利前行。这时朋友的电话来了,他说,他正抽空赶过来。谢谢你们为我加油,现在我已元气满满。

坐在车上,我心绪起伏,思想活跃。

人嘛,总会有那么一些彷徨无助时刻,推着车继续前进的,有时往往就是那么一点点的“油”。当我们自身面临这一困境时,通常会努力为自己加油,而当看见别人需要助力的时候,我是否也会不吝为他人加油?说真的,在人生的旅途,为他人加油,或许只是很少的一点,于他而言却是动力无穷,甚至因此轻松地爬坡过坎。



街头巷尾

文明之花

◎ 范云英

坐公交车,有没有空位我都站着,不管是穿细脚尖头的高跟鞋,还是腿伤的日子。

如今,年轻人出行大多开车,中年人更喜欢走路,选择这一交通工具的除了老人、孩子,就是我这样带着隔夜酒的无为中年人。跟一车老人孩子抢坐,那胆,那脸,我都没有长结实。不过,站着有站着的风景,心情总也明媚,有力气站着任何时候都值得开心。

休假在家的早晨,不对镜、懒梳妆,蓬头垢面在园里侍弄花草。以往每每做完一个项目,或者写完一篇较长的文章,我都会给自己放个假,休整休整身心。这段时间,风风火火连轴转,心也跟这园里的杂草一样,需要修剪修剪了。

九点,同事打电话急要一份材料。昨夜有朋来访,宿酒未退,只能去小区门口等公交。感谢这个神奇的科技时代,我刚走到公交站,五路公交车也如时钻出城东隧道,像一朵巨大的红色太阳花迎着我开过来。吱……“哇,车子稳稳地停下,前车门对着我张开了怀抱,车沿距马路牙子仅十来厘米,不用下路牙,也不用追着公交跑,一迈步上了车。

驾驶员是个小伙子,牛仔裤运动鞋,清清爽爽;关门,挂档,启动,不疾不缓。乘客很少,仅后面坐着四个交谈热烈的中年妇女,似是亲友,她们一着浅绿,一着珊瑚橙,一着明黄,一着时下最为流行的混搭。明净的阳光斜入窗内,将我置身于春天的百花园。我很少坐公交车,印象里的司机是中年路怒男,

车内则挨山塞海呼吸不畅,在这九点的五路公交车上,心也跟着敞亮起来。

我就近坐在前排,在这样的公交车里站着晃荡,太过矫情。

车到东方车站,上来一群人,为首的老太太背着个柔力球拍,想是在附近社区锻炼完准备回家。“秀清阿姨,你也坐车啊,来,这边坐,我扶你。”穿混搭裙装的妇女快步走下台阶,老太太嘴里推辞着“不用不用,我能行”,却任她扶上了后面的坐椅。

不多不少,刚好全部落座,公交稳稳启动。在瓷国明珠站又上来一个老人,我站起来。老人家急忙摆手:“你坐你坐你坐,我不远。”我笑着说:“我也不远了。”老人家似乎很不好意思,边往座位上坐,边

跟邻坐搭讪道:“现在的后生,都很有礼貌哟。”

我的脸上,佯装要下车,往车后厢走。皮糙肉厚,自觉抗打击能力不差,却不懂得怎么打起一句真心的软言。

站在后车门窗窗外,醒龙桥下的溪岸边站着一排人。微信桥段满天飞的年头,他们在观望什么?是有人轻生了,还是有人在捕鱼,或者是河道清污,甚或在静观一朵莲的盛开?我平素最不爱聊家长李家短,今天这里发生了什么我无从得知,但我相信,这个时代蓬勃的文明花已经在每个人的心里盛开。

吱……“哇,东大路到了,我步下台阶,站在马路牙子上,看着九点的五路公交车缓缓地启动,然后,向着瓷都广场的方向驰去。



夏游云龙骨并序

夏回荷香 郑尧前摄于国宝云龙骨

◎ 赖家福

国宝位于戴云主峰南麓,距德化城关大约半小时车程。境内人文景观,自然景观丰富,尤其是云龙骨景区更负盛名,已开发的丰姿绰约,未开发的景点引人入胜。此前我曾结伴或独自前往游览,却不用文字记下什么,心想我粗糙的文字还配不上这里美丽的风景。然而,这次我终于忍不住,不吐不快,也借此表达我对国宝美丽风景的流连和向往。

游云龙骨

忽起游山玩水趣,骑车独自远览城。八方来客车流畅,十里行人步履轻。栈道清风祛暑气,沙滩白鹭逗啼鸣。何须邀约才相会,早有云龙骨雨迎。

情人潭

一湾澄碧映葱茏,故事离奇谈笑中。昔日流连青眼客,今朝浪漫白头翁。情人留影多创意,骚客题诗传古风。沧海桑田知几度,此山此水此时红。

鳄鱼滩

奇石狰狞出水中,山民藉此启黄童。人为恶霸千秋忌,事记英雄百姓崇。风过滩头波荡漾,鸟鸣树上语玲珑。照来攘往观光客,褒贬依然与我同。

雄狮赐福

貌似雄狮势自雄,千秋突兀碧波中。私衷暗叹乾坤异,众口高呼造化功。美景四围添气概,奇谈一度起鸿蒙。民心向善从来是,我亦虔诚欲鞠躬。

举起六月

◎ 张玉芬

谁说此地泥土安宁,水域平静
犹有残荷横斜,鸟语中忘掉风雷
泛起的微波,是此时压不住的兴奋

生长之季,藕节在泥底互握成群
并不理会赞誉之词
她借一首小诗起兴,举起六月

最美观景台

抗倭古堡

往事沉潜小木楼,明朝倭寇乱神州。乡贤建堡避兵燹,众志成城报国仇。百姓安宁功德伟,豪童发奋姓名留。残垣断壁精神在,名士而今结伴游。

朱熹求知路

仄径蜿蜒古迹留,深山凭此足风流。求知驿道传闻广,赶考京城史事悠。谜字石头谁破解,朱熹亭子客遨游。名人已去楚音在,步步铿锵永不休。

中国白

◎ 陈仁海

可能在法国、意大利或者英国的城市里,还能找到手工业的作坊,那里的奢侈品都标榜“全手工制作”,越是人自己耗费时间动手做出的,越是值钱——这叫做“工匠精神”;又或者在我们的农村,因为买不起某些工业制品,人们还在自己动手。

我们今天已经深深感到就业的困难,可同时,越来越多的行业没有人干,不愿意干也不会干。我们的动手能力被机器代替,机器“扼杀”了我们灵巧的双手。人的眼睛越来越看不出门道,只能看热闹;人的鼻子越来越闻不出味道,只能嗅呼吸;人的双手萎缩得厉害,只会拿东西,不会做东西;只会敲键盘,不会写毛笔字;只会拿手机,不会用剪刀,更不会使钳子、锤子、锥子、起子……

人经过上万年,才从动物进化成为会使用各种工具的人,动手做一切事情,才使人的大脑进化,语言、思维和创造力得到刺激与发挥。现在,人类积累的一切动手的技艺、工艺、才艺正在消失。人只晓得动嘴,不会动手了。

现代工业开始的制造业,从蒸汽机到高铁,从无线电到数码,在变化中反映出时代的特色,其制造的水平与国家的



实力联系在一起。而手工艺的相对长时间的发展,或者通过特殊的传承方式使其代代相传,有着几代或几十代人的努力和积淀,表现为国家文化的魅力。在国家层面上,手工艺和制造业的互为补充才有可能使国家强大。

欧洲的手工艺在传承中最后形成了品牌,那些服饰、首饰中的国际大品牌无不与手工艺连在一起,其产业化过程也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,最终形成了产业链中的所谓的“奢侈品”。欧洲手工艺产业化助推手工艺走向高端制造业的经验,值得我们学习。尤其是那些高端的皇家瓷,更会启示我们研究手工艺在当代发展中的问题。(待续)



盆里山河

◎ 车走之

换了个工作场所。地方不错,门外就是一个小园,有花圃,有池塘,有绿道,花红柳绿,貌似春光无限。

办公室内,一溜格子间,银白色的铝型材,透明的玻璃,黑色的电脑,雪白的桌面……墙上贴着口号和标语,和多数办公室一个样,简约硬朗,也许意味着高效吧。可似乎少了点什么?像久居乡下的农民,一下子进城,欣喜之后,难免患得患失。

女生天生是敏感的动物,女同事第一时间就从小园里采些绿植,往桌上一摆,顿时眼前一亮,生机闪现,春色在办公室流动。这就对了。我的办公桌上也该有点生机吧?无非是换一下工作场所,总不至于颓废吧。

小园有一个角落,堆放着一些被人遗弃的盆盆罐罐,有些早先也是种过花草的。有一个拳头大的小瓷盆,古香古色的香炉造型,内有出水口,种点东西不怕积水,有形又实用,如此甚好。

种什么好呢?种什么都可以,适合就好。不见得世俗所欣赏的花儿才是最好的,就说进入花店的那些植



春美乡印象 梁毅彬画

物吧,不见得都是高贵的,更多的是被人赋予美好的寓意。例如,发财树、富贵树、金钱树、幸福树、铜钱草等花草,进入花店之后,连本名都丢了,换成了世俗所喜欢的名字,而深受世人喜爱。有时,世俗就是这样,他们并不在乎草木的身世、形象,花钱买的是花名,是吉利。也无可厚非了,花一旦与富贵结缘,自然就能迎合世人胃口;正如周敦颐《爱莲说》中所说“莲之爱,同予者何人?牡丹之爱,宜乎众矣”。可真买了所谓名花名木,不见得真能如买主所愿吧。

我在小园子里走了一圈,找寻适宜的花草。地上长着很多植物,有知名,有不知名的,虽说都是野草小草,物以稀为贵,种在不长草木的办公室,一样可以可怜可爱。

小园里有一小畦油茶苗,有好

几百棵吧,听说是门房老陈播种的,移出一小株连体小苗种在小瓷盆里。一高一矮的两小杆,形同爷孙,高低相映成趣;三五片小叶子,浅绿流动,像一只只小手,招风引雨。说不定,哪天还会开出白瓣黄蕊的花,结出小小的油茶果呢!一样东西一旦赋予了某种功能,其余的好处常被他人忘记。就说小油茶吧,与山茶花同属,有花有果,枝叶婆娑,姿态并不比其他花草逊色,然而它被当花养的,就少之又少了。

然而,裸露的盆土,灰黑的色调,终究令人感到突兀。小园里分布不少白色的鹅卵石,乃瓷土原料长石经过球磨加工淘选下的,我拣出三小块分布盆中,以它们为山峰、为沟壑。三石前后并列,高低错落,可谓三峰竞秀。再取苔藓若干,覆盖盆

土,凹处为池,凸处为丘,若灌木丛生,百草芳茂。袁枚写过一首诗《苔》:“白日不到处,青春花自开。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”写苔极为传神。是啊,物虽微弱,但绝不能卑贱自许。古人又言: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。”诚如是,为人处事倘能处处波澜不惊,向阳而生,努力开放,总是好的。

最后,我用清水把整盆冲洗一下,本意为固土定根,然而盆内杂草尽去,葱翠尽出,如雨后山林。寥寥些许园中微物,经手一摆弄,有山有树有沟壑,状若山河起伏,尤其盆中苔藓,浓绿得如碧玉,似深潭。我自以为,此盆栽已得盆景三分韵味,放置在办公桌上,另有三分趣味,四分精神。



小荷初露 丁溪幼林园林熙雯 指导教师林秀明
动物园 丁溪幼林园林熙雯 指导教师林秀明
我们一起成长 洞中心小学陈国森 指导教师刘秀制
祖国骄傲 洞中心小学郭哈琪 指导教师林清琴